

北平殘譜



300
6
29



始





一结碧檀无与语
 方信向看竹移
 泉唐江采



鲁迅氏



露香秋色淡深中
未惹芳花自一叢
宿怯雨



後
紅
詩
枝
看
西
風
調



1216

蒼聲不因
雨月色已
如霜





榻外寒香破鼻未古
銅餅浸一枝用臘前早
趁山店棠壓倒溪南
幾樹梅泉唐江采



白牡丹
2014年



梅花如月，如人
[Seal]



春光宜酒客
花態安詩幅
白泉唐江采



清畫銀輪散月華高
護碧晴霞一秋青
女芳金剪
剪盡珠英細作花
江采





蘭如君子
 意如士女
 吾好之若
 有餘不足
 弗論畢
 三光出
 氣類同
 南巖





顏色孤
山掃去好
夕陽
於影自
乘細
袁穎雲
畫





鐵如意擊珊瑚

十九年六月五日吳德





錦梅自開言三村香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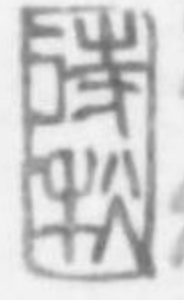


劍拔管張真起滄天竹雨



梅花老去
梅竹梅偏有
花開果之香
是畫心巧點就
天世即有此文章

袁錫居





珊瑚枝
袁綉





三
九
年
五
月
畫
堂
人
寫



畫
堂
人
寫





半壁清月
門邪
卷銷
松東
畫





湘夫人
袁炳文





風来
空玉
在輝如花





雪外天香 畫堂主人







半送名與他物自康
卿車第第芝香鋪微





長道

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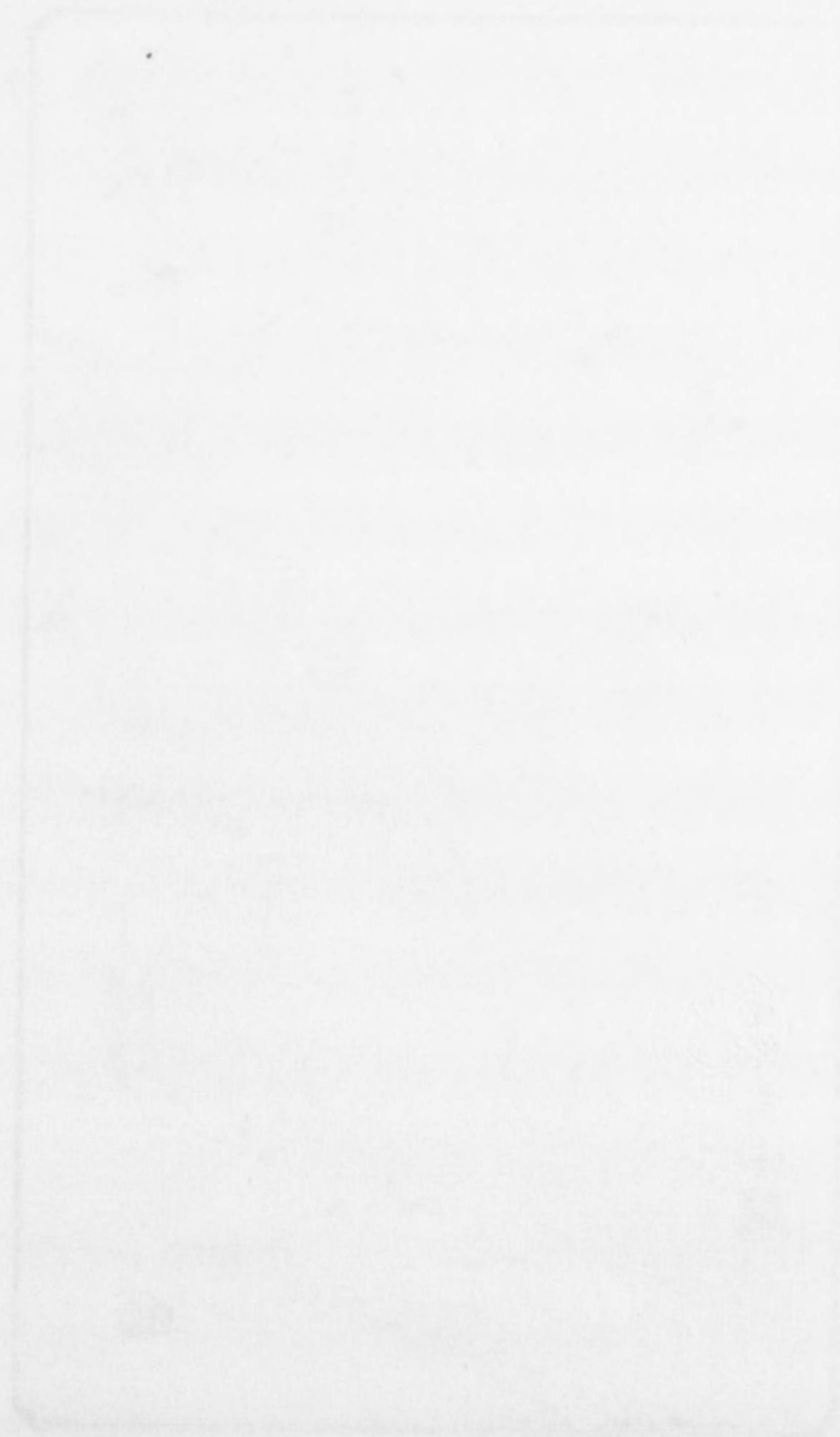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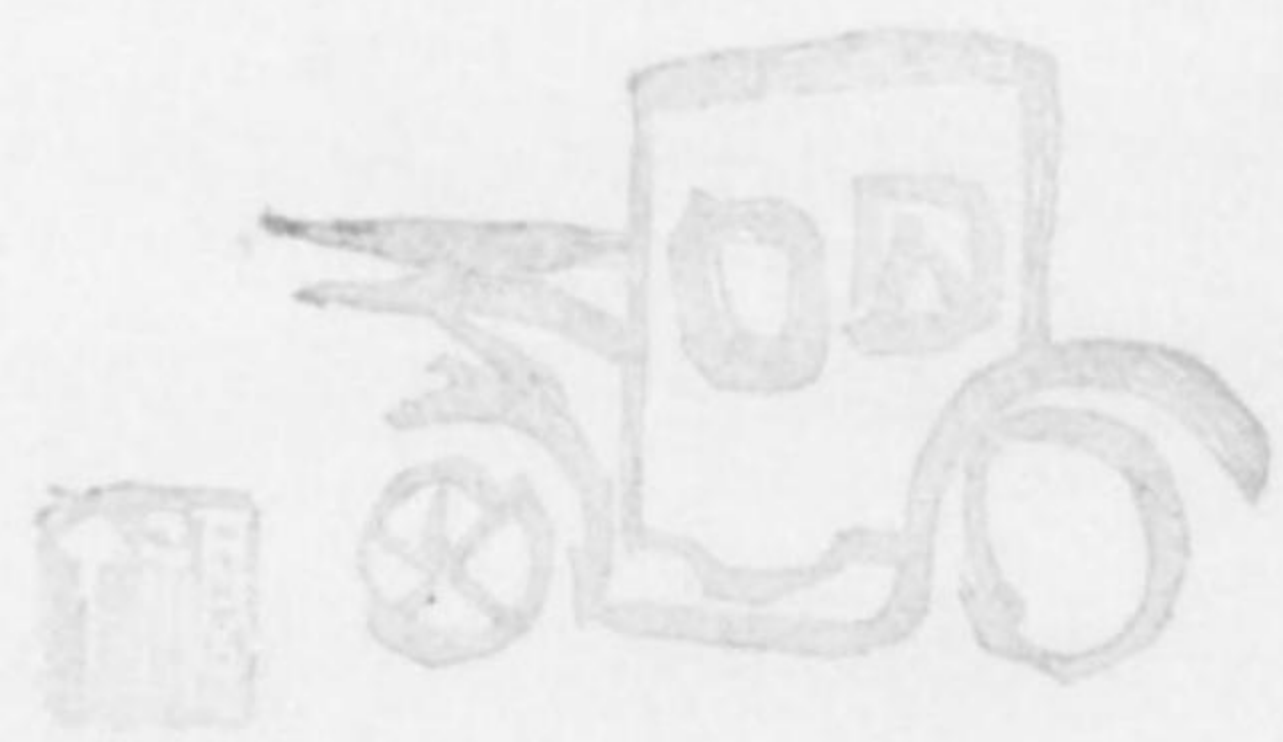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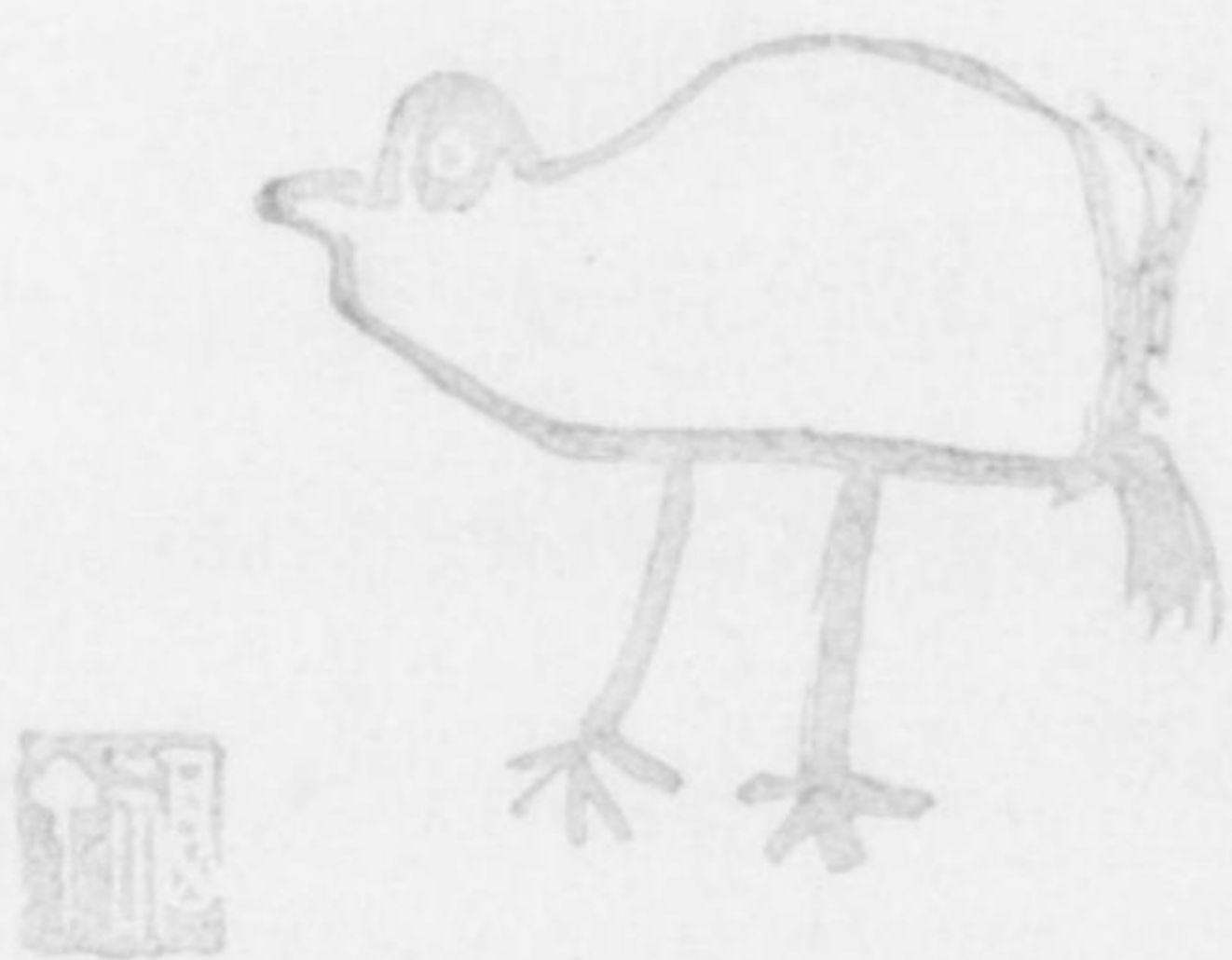
松江春色 張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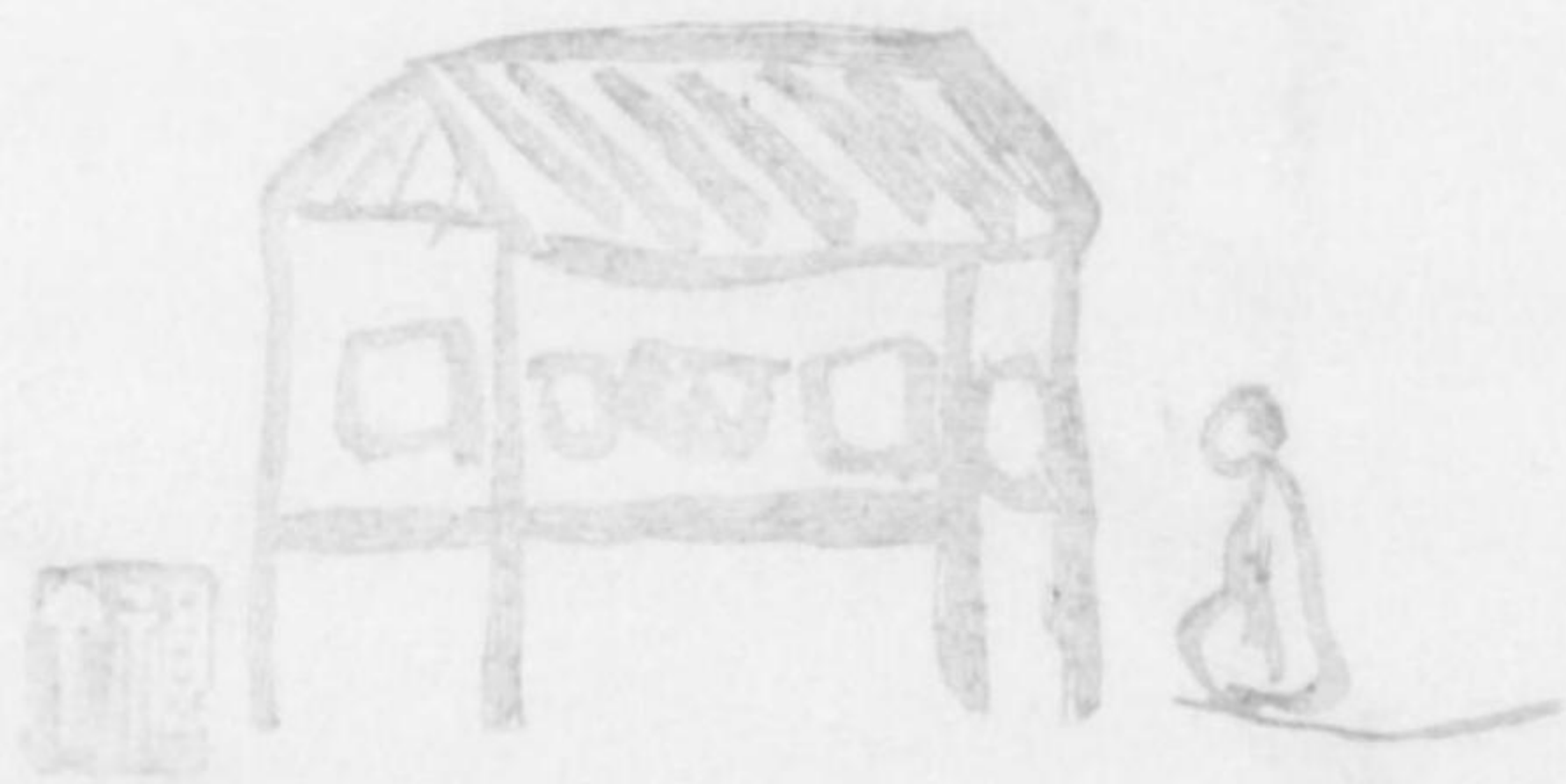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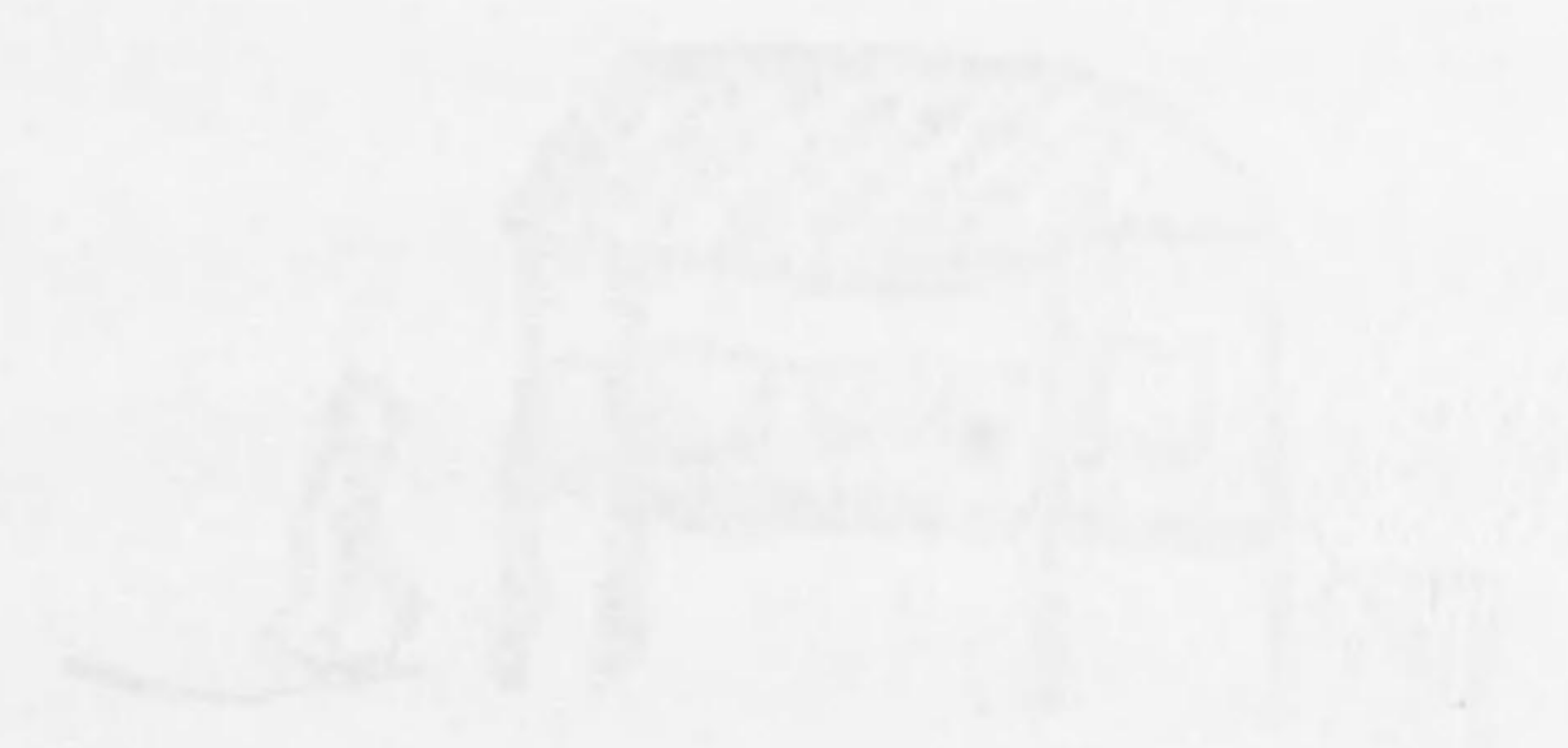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洗盡鉛華見雪肌
安將真色問生枝
檀心已作龍涎土
玉頰何勞嫩頰醫
靜文齋畫後
桂浩夜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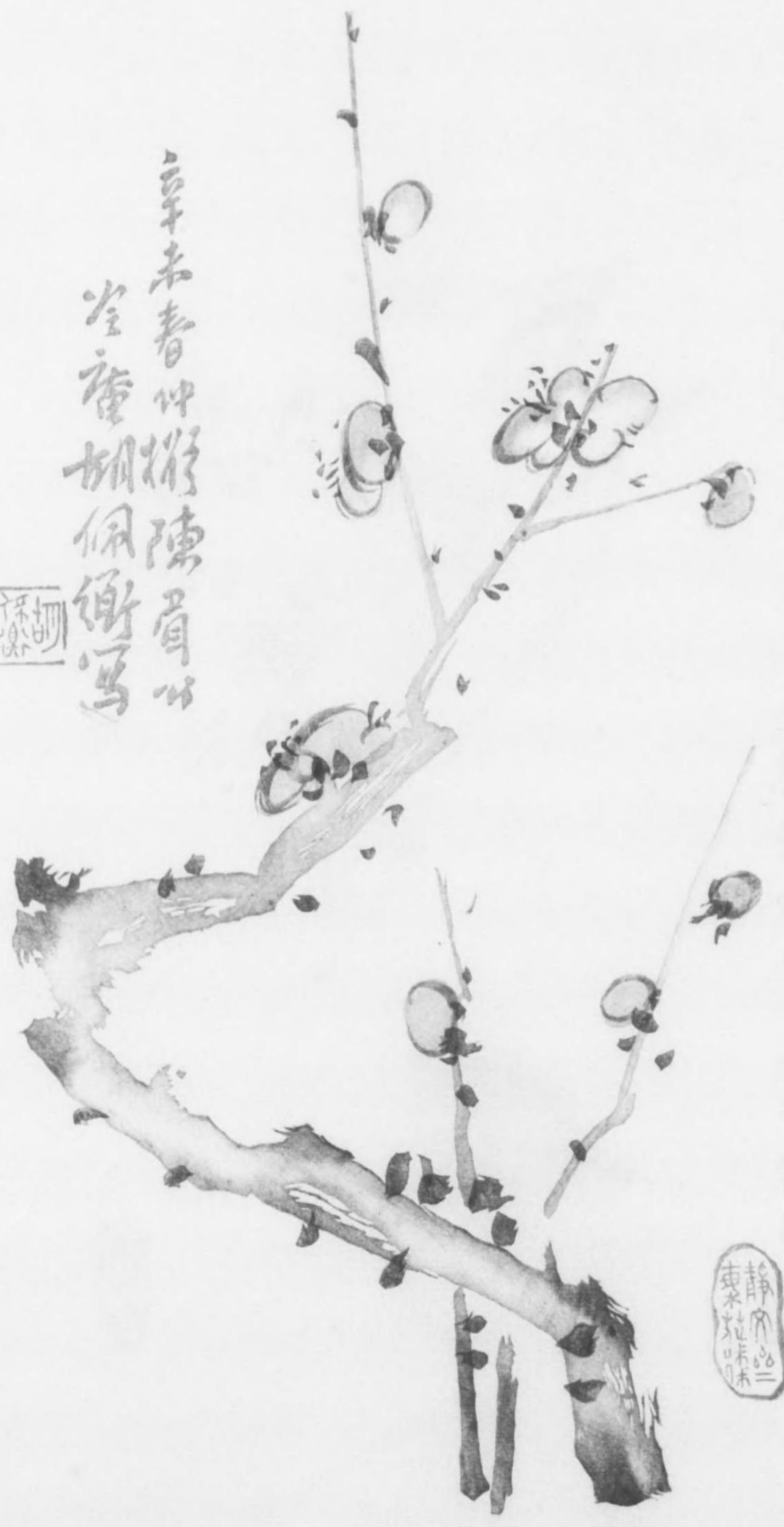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梅影清瘦
春意清息
辛未年 还健



辛未春仲游陳眉公
堂畫胡佩衡寫





存若年作畫喜形神俱似三百五印富翁





辛未三月湛如馬晉



静文齋原石堂作





冷艷
楊益亨



庚午年秋
滿川泡隱浮流





静文主人製
与括寓於妙厂





羅輝清影

屈汝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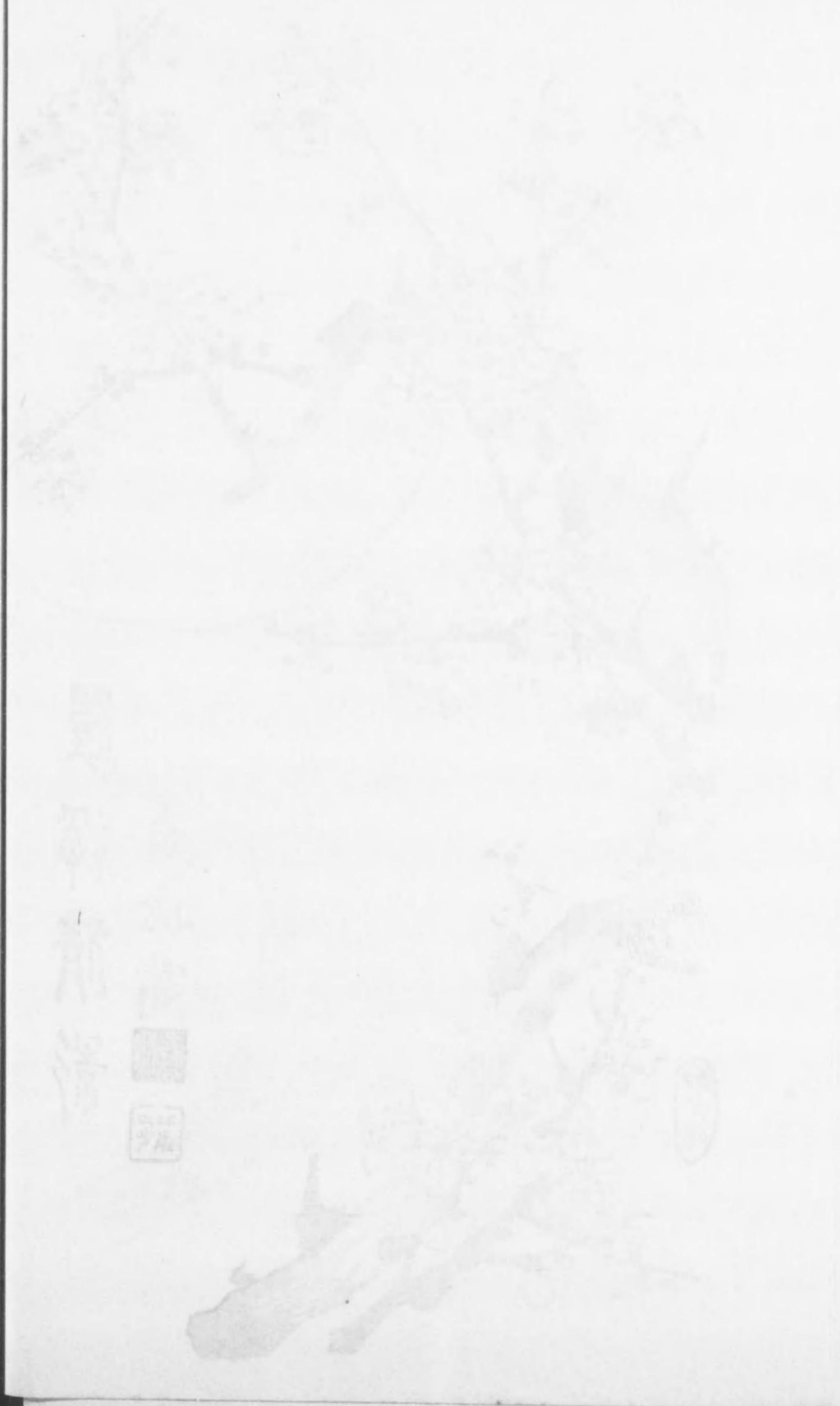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不知早雪是梅花

辛未二月

吳江袁克均會一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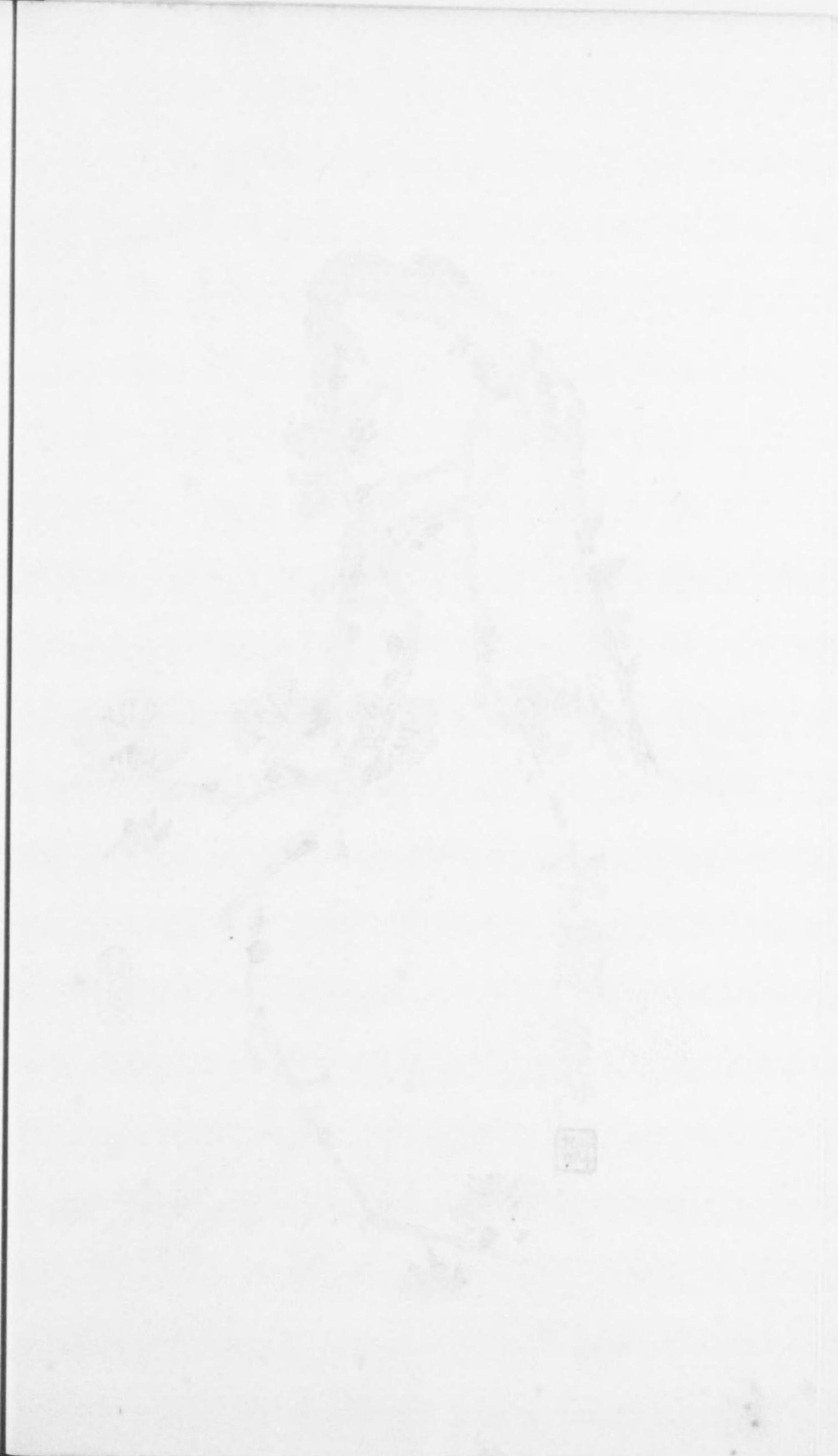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冷豔 待秋



悵望故人千里遠故將春色
寄芳心 魏岱畫 年庵題





庚午冬月吳寅邨逸軒





以君執虎士
隱





師贈一枝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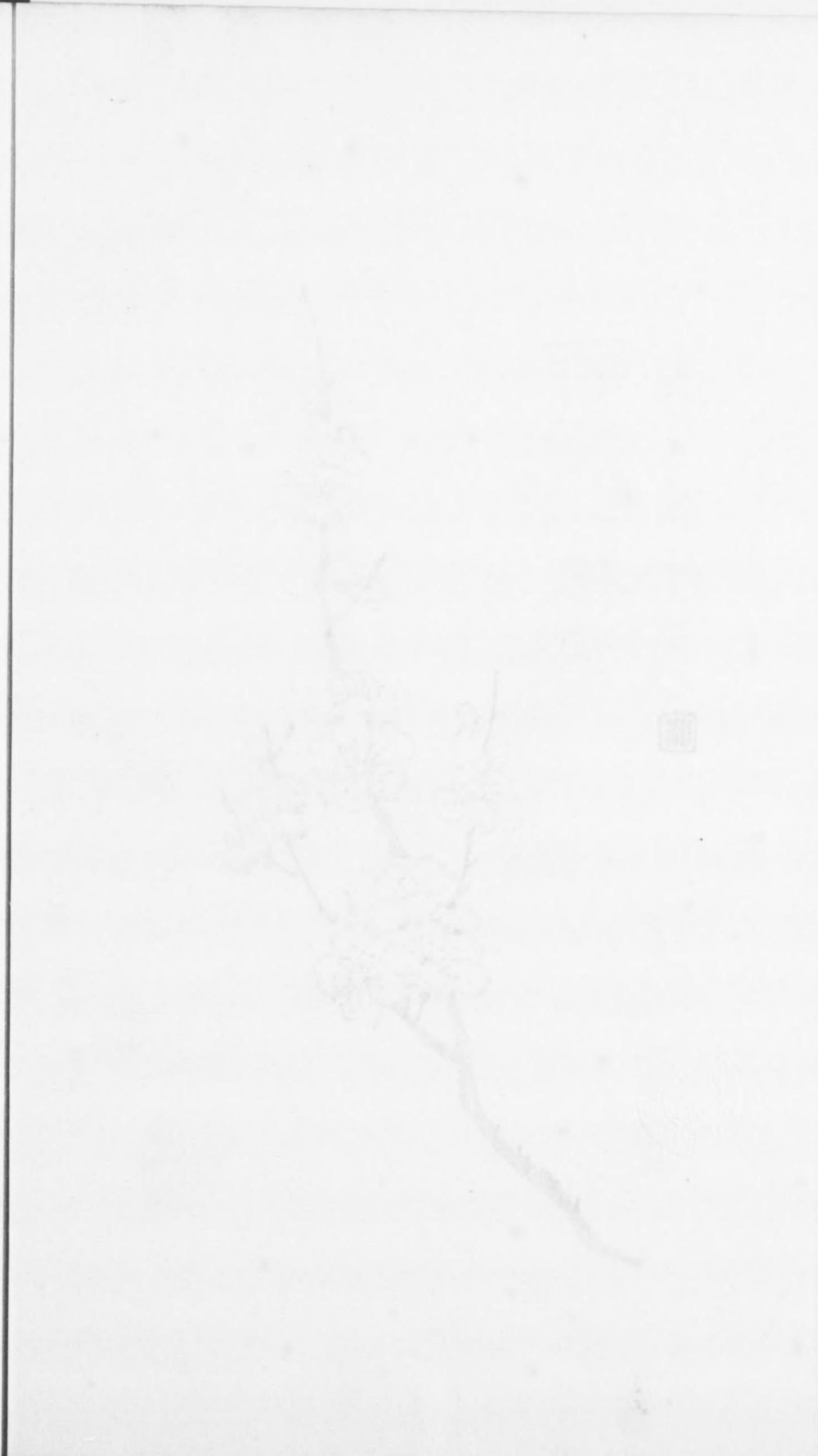
静文所修於丹也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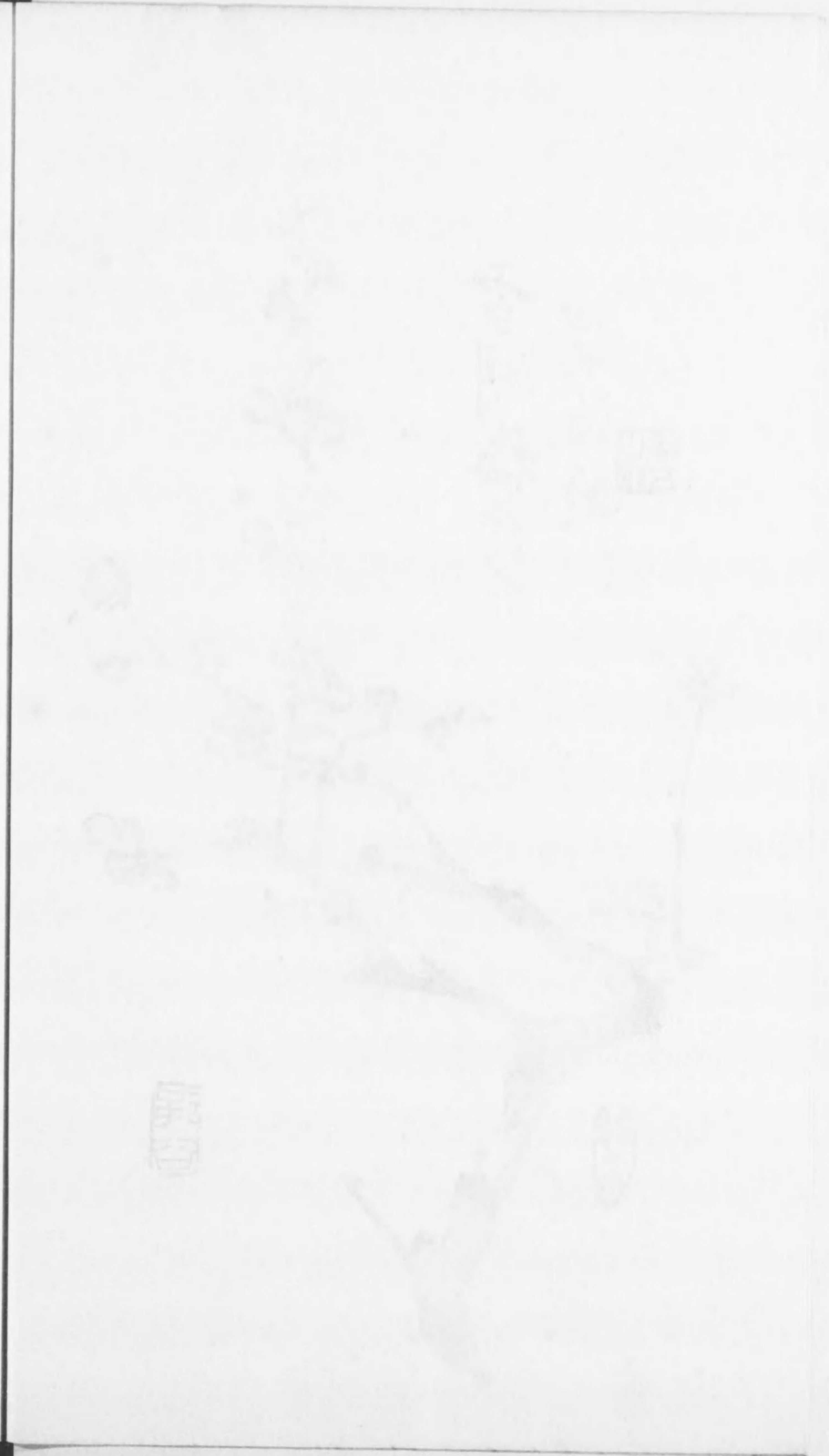
雪湖梅修

送翁擬





大辛卯年
定之月
静文志作
时春于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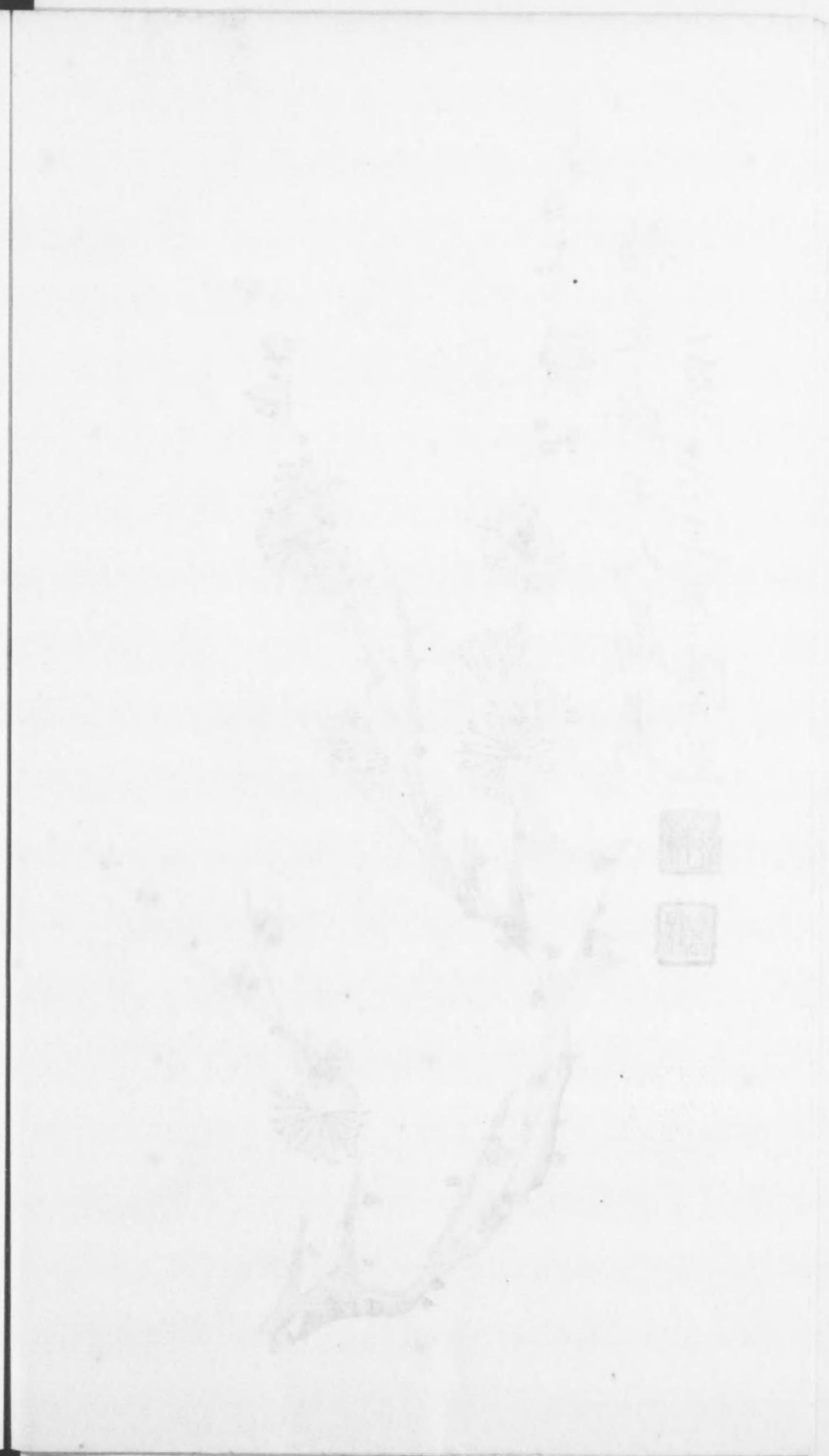
静文齋主人属画
辛未三月 陈煦





梅竹同清

陳季



壬申新嘉坡滿川汪濬寫





少鹿
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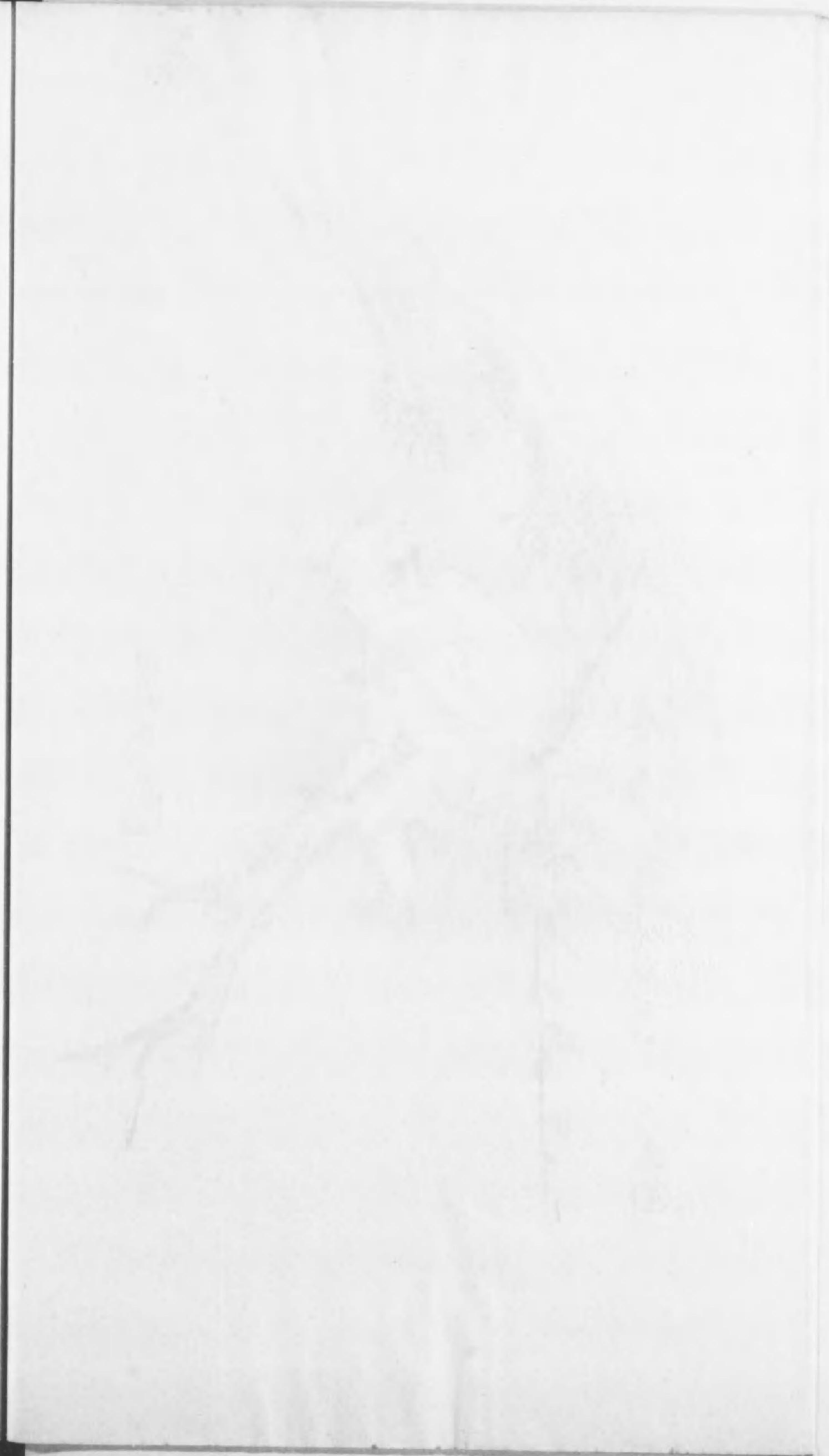


湛如馬晉





壬申元旦
夢白寫



黃面燕分寫
王中書畫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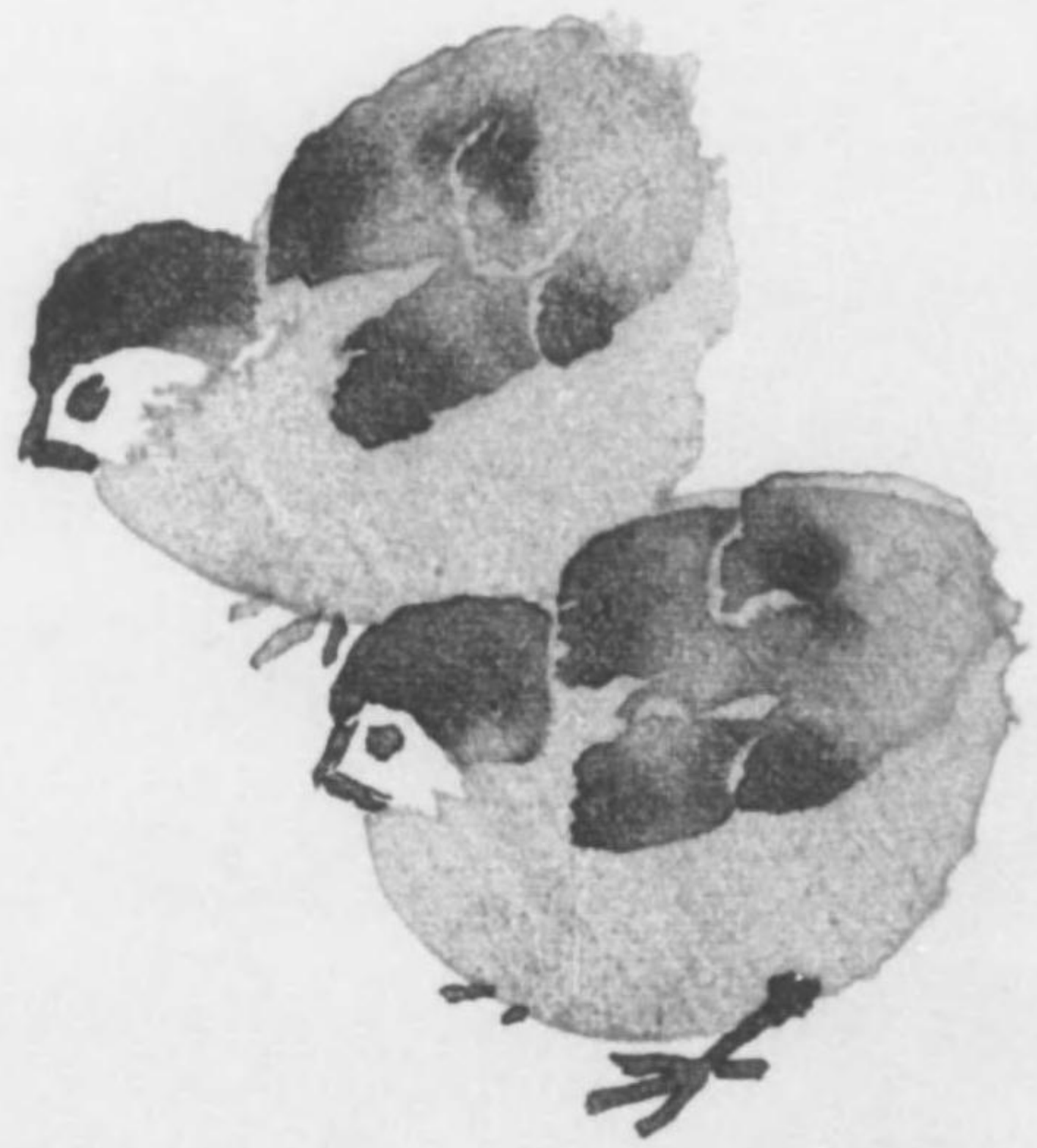


翠
墨



翠
墨

白石山人画于藤京大平橋外



癸酉初春伯逸馬晉



訪箋雜記

我搜求明代雕版畫已十餘年。初僅留意小說戲曲的插圖，後更推及於畫譜及他書之有插圖者。所得未及百種。前年冬，因偶然的機緣，一時獲得宋元及明初刊印的出相佛道經二百餘種。於是宋元以來的版畫史，粗可踪跡。間亦以餘力，旁覽清代木刻畫籍。然不甚重視之。像萬壽盛典圖，避暑山莊圖，泛槎圖，百美新詠一類的書，雖亦精工，然頗嫌其匠氣過重。至於流行的箋紙，則初未加以注意。爲的是十年來，久和毛筆絕緣。雖未嘗不欣賞十竹齋箋譜，蘿軒變古箋譜，卻視之無殊於諸畫譜。

約在六年前，偶於上海有正書局得詩箋數十幅，頗爲之心動。想不到今日的刻工，尙能有那樣精麗細膩的成績。彷彿記得那時所得的箋畫，刻的是羅兩峯的小幅山水，和若干從十竹齋畫譜描模下來的折枝花卉和蔬果。這些箋紙，終於捨不得用，都分贈給友人們，當作案頭清供了。

這也許便是訪箋的一個開始。然上海的忙碌生活，壓得我透不過氣來，那裡會有什麼閒情逸趣，來搜集什麼。

二十年九月，我到北平教書。琉璃廠的書店，斷不了我的足迹。有一天，偶過清秘閣，選購

得箋紙若干種，頗爲高興。覺得較在上海所得的，刻工，色彩都高明得多了。仍只是作爲禮物送人。

引起我對於詩箋發生更大的興趣的是魯迅先生。我們對於木刻畫有同嗜。但魯迅先生所搜求的範圍却比我廣泛得多了；他嘗斥責重印士敏土之圖數百部——後來這部書竟鼓動了中國現代木刻畫的創作的風氣。他很早的便在搜訪箋紙，而尤注意於北平所刻的。今年春天，我們在上海見到了。他以為北平的箋紙是值得搜訪而成爲專書的。再過幾時，這工作恐怕要不易進行。我答應一到北平，立刻便開始工作。預定祇印五十部，分贈友人們。

我回平後，便設法進行刷印箋譜的工作。第一着還是先到清秘閣。在那裡又購得好些箋樣。和他們談起刷印箋譜之事時，掌櫃的卻斬釘截鐵的回絕了，說是五十部絕對不能開印。他們有種種理由：板片太多，拼合不易，刷印時調色過難；印數少，板剛拼好，調色尙未順手，使已竣工，損失未免過甚。他們自己每次開印都是五千一萬的。

『那末印一百部呢？』我道。

他們答道：『且等印的時候再商量罷。』

這場交涉雖是沒有什麼結果，但看他們口氣很鬆動，我想，印一百部也許不成問題。正要再向別的南紙店進行，而熱河的戰事開始了；接着發生喜峯口，冷口，古北口的爭奪戰。沿長城

線上的炮聲，炸彈聲，震撼得這古城裡的人民們日夜不安，坐立不甯。那裡還有心緒來繼續這『可憐無補費精神』的事呢？一擱置便是半年。

九月初，戰事告一段落，我又回到上海。和魯迅先生相見時，帶着說不出的悽惋的感情，我們又提到印這箋譜的事。這場可怖可耻的大戰，刺激我們有立刻進行這工作的必要。也許將來便不再有機會給我們或他人做這工作的！

『便印一百部，總不會沒人要的，』魯迅先生道。

『回去便進行，』我道。

工作便又開始進行。第一步自然是搜訪箋樣。清秘閣不必再去。由清秘閣向西走，路北第一家是淳善閣。在那裡，很驚奇的發見了許多清雋絕倫的詩箋，特別是陳師曾氏所作的：雖僅寥寥數筆，而筆觸卻是那樣的瀟灑不俗。轉以十竹齋，蘿軒諸箋爲煩瑣，爲做作。像這樣的一片園地，前人尙未之涉及呢。我捨不得放棄了一幅。吳待秋，金拱北諸氏所作和姚茫父氏的唐畫壁磚箋，西域古蹟箋等，也都使我喜歡。留連到三小時以上。天色漸漸的黑暗下來，朦朦朧朧的有些辨色不清。黃豆似的燈火，遠遠近近的次第放射出光芒來。我不能不走。那末一大包箋紙，狼狽不堪的從琉璃廠抱到南池子，又抱到了家。心理是裝載着過分的喜悅與滿意。那一個黃昏便消磨在這些詩箋的整理與欣賞上。

過了五六天，又進城到琉璃廠去——自然還是爲了訪箋。由淳菁閣再往西走，第一家是松華齋；松華齋的對門，在路南的，是松古齋。由松華齋再往西，在路北的，是懿文齋。再西，便是廠西門，沒有別的南紙店了。

先進松華齋，在他們的箋樣簿裡，又見到陳師曾所作的八幅花果箋。說他們『清秀』是不夠的，『神來之筆』的話也有些空洞。祇是讚賞，無心批判。陳半丁、齊白石二氏所作，其筆觸和色調，和師曾有些同流，惟較爲繁縟煥煥。他們的大胆的塗抹，頗足以代表中國現代文人畫的傾向；自吳昌碩以下，無不是這樣的粗枝大葉的不屑屑于形似的。我很滿意的得到不少的收穫。

帶着未消逝的快慰，過街而到松古齋。古舊的門面，老店的規模，卻不料售的倒是洋式箋。所謂洋式箋，便是把中國紙染了礬水，可以用鋼筆寫；而箋上所繪的大都是迎親，抬轎，舞燈，拉車一類的本地風光；筆法粗劣，且慣喜以濃紅大綠塗抹之。其少數還保存着舊式的圖版畫。然以柔和的線條，溫倩的色調，刷印在又澀又糙的礬水拖過的人造紙面上，卻格外的顯得不調和。那一片一塊的浮出的彩光，大損中國畫的秀麗的情緒。

我的高興的心緒爲之冰結，隨意的問道：『都是這一類的麼？』
『印了舊樣的銷不出去，所以這幾年來，都印的是這一類的。』

我不能再說什麼，祇揀選了比較還保有舊觀的三盒詩箋而出。

懿文齋沒有什麼新式樣的畫箋，所有的都是光宣時代所流行的李伯霖，劉錫玲，戴伯和，李毓如諸人之作；祇是諧俗的應市的通用箋而已。故所畫不離吉祥，喜慶之景物以至通俗的着色花鳥的一類東西。但我仍選購了不少。

第三次到琉璃廠，已是九月底了；那一天狂風怒號，飛沙蔽天；天色是那樣的慘澹可憐；項頭的風和塵吹得人連呼吸都透不過來。一陣的飛沙，撲臉而來，趕緊閉了眼，已被細塵潛入，眯着眼睛，急速的睜不開來看見什麼。本想退了回去。爲了很這樣開空的時間不可多得，便祇得冒險而進了城。這一次是由清秘閣向東走。偏東路北，是榮寶齋，一家不失先正典型的最大的箋肆。仿古和新箋，他們都刻得不少。我們在那裡，見到林琴南的山水箋，齊白石的花果箋，吳待秋的花箋，以及齊王諸人合作的王中嘯，癸酉箋等等。刻工較清秘爲精。仿成親王的拱花箋，尤爲諸肆所見這一類箋的白眉。

半個下午便完全耗在榮寶齋；外面仍是捲塵撼窗的狂風。但我一點都沒有想到將怎樣艱苦的冒了頂頭風而歸去。和他們談到印行箋譜的事，他們也有難色，覺得連印一百部都不易動工。但仍是那末游移其詞的回答道：『等到要印的時候再商量罷。』

我開始感到刷印箋譜的事，不像預想那末順利無阻。

歸來的時候，已是風平塵靜。地上薄薄的敷上了一層黃色的細泥，破紙枯枝，隨地亂擲，顯示着風力的破壞的成績。

從榮寶齋東行，過廠甸的十字路口，便是海王村。過海王村東行，路北，有靜文齋，也是很大的一家箋肆。當我一天走進靜文的時候，已在午後。太陽光淡淡的射在罩了藍布套的棹上。我帶着怡悅的心情在翻箋樣簿。很高興的發見了齊白石的人物箋四幅。說是仿八大山人的，神情色調都臻上乘。吳待秋，湯定之等二十家合作的梅花箋也富于繁曠的趣味。清道人，姚茫父，王夢白諸人的羅漢箋，古佛箋等，都還不壞，古色斑斕的彝器箋，也靜雅足備一格。又是到上燈時候才歸去。

靜文齋的附近，路南，有榮錄堂，規模似很大，卻已衰頹不堪。久已不印箋。亦有箋樣簿，却零星散亂，塵土封之，似久已無人顧問及之。循樣以求箋，十不得一。即得之，亦都闕敗變色。蓋擱置架上已不知若干年。紙都用舶來之薄而透明的一種，色彩偏重于濃紅深綠，似意在迎合光宣時代市人們的口味。肆主人鬚髮皆白，年已七十餘，惟精神尚矍鑠。與談往事，臾臾可聽。但搜求將一小時，所得僅縵卿作的數箋。於暮色倉茫中，和這古肆告別，情懷殊不勝其悽愴。

由榮錄更東行，近廠東門，路北，有寶晉齋。此肆詩箋，都爲光宣時代的舊型，佳者殊鮮。僅選得朱良材作的數箋。

出廠東門，折而南，過一尺大街，即入楊梅竹斜街。東行百數步，路北，有成興齋。此肆有冷香女士作的月令箋，又有清末爲慈禧代筆的女畫家繆素筠作的花鳥箋；在光宣時代，似爲一當令的箋店。然箋樣多缺，月令箋僅存其七。

再東行，有蘇寶齋，箋樣多陳列窗間，並樣簿而無之。選得王詔作的花鳥箋十餘幅，頗可觀，而亦零落不全。

以上數次的所得，都陸續的寄給魯迅先生，由他負最後選擇的責任。寄去的大約有五百數十種，由他選定的是三百三十餘幅，就是現在印出的樣式。

這部北平箋譜所以有現在的樣式，全都是魯迅先生的力量——由他倡始，也由他結束了這事。

說起訪箋的經過來，也並不是沒有失望與徒勞。我不單在廠甸一帶訪求。在別的地方，也嘗隨時隨地的留意過，卻都不曾給我以滿足。好幾個大市場裡，都沒有什麼好的箋樣被發見。有一次，曾從東單牌樓走到東四牌樓，經隆福寺街東口而更往北走。推門而入的南紙店不下十家，大多數都祇售洋紙筆墨和八行素箋。最高明的也祇賣少數的拱花箋，却是那末的粗陋浮燥，竟不足以當一顧。

在廠甸，也不是不會遇到同樣狼狽的事。廠甸中段的十字街頭，路南，有兩家規模不小的

南紙店。一名崇文齋，在路東，有箋樣簿，多轉販自諸大肆者。一名中和豐，在路西，專售運動器具及紙器，並詩箋而無之。由崇文東行數十步，路南，有豹文齋，專售故宮博物院出品，亦嘗翻刻黃嬾瓢人物箋，然執以較清秘，榮寶所刻，則神情全非矣。

但北平地域甚廣，搜訪所未及者一定還有不少。即在琉璃廠，像倫池齋，因無箋樣簿，遂至失之交臂。他們所刻『思古人箋』，版已還之沈氏，故不可得；而其王雪濤花卉箋四幅，刻印俱精，色調亦柔和可愛。惜全書已成，不及加入。又北平諸文士私用之箋紙，每多設計奇詭，繪刻精麗的。惟訪求較為不易。補所未備，當俟異日。

選箋既定，第二步便進行交涉刷印。淳菁、松華、松古三家，一說便無問題。榮寶、寶晉、靜文諸家，初亦堅執百部不能動工之說，然終亦答應了下來。獨清秘最為頑強。交涉了好幾次，他們不是說百部太少不能印，便是說人工不夠，沒有工夫印。再說下去，便給你個不理睬。任你說得舌疲唇焦，他們只是給你個不理睬。頗想抽出他們的一部分不印。終於割捨不下溥心畬、江采諸家的二十餘幅作品。再三奉托了劉淑度女士和他們商量，方才肯答應印。而色調較繁的十餘幅蔬果箋，却仍因無人擔任刷印而被剔出。蔬果箋刻印不精，去之亦未足惜。榮錄堂的箋紙，原祇想印綉腳作的四幅。他們說，年代已久，不知板片還在否？找得出來便可開印。只怕已殘缺不全。但後來究竟算是找全了。

最後到蘇寶齋。一位彷彿湖南口音的掌櫃的，一開口便說：『不能印。現在已經沒有印刷這種信箋的工人了！我們自己要幾千幾萬份的印，尚且不能，何況一百張！』我見他說得可笑，便取出些他家的定印單給他看，說道：『那末別家爲什麼肯印呢？』他無辭可對，只得說老實話：『成興齋和我們是聯號；你老到他們那裡看看罷。這些花鳥箋的板片他們那裡也有。』我立刻明白那是怎麼一會事。到成興齋一打聽，果然那板片已歸他們所有。

看夠了冰冷冷的拒人千里的面孔，玩夠了未曾習慣的討價還價，斤兩計較的伎倆，說盡了從來不曾說過的無數懇托敷衍的話，——有時還未免帶些言不由衷的浮誇，——一切都只爲了這部北平箋譜，可算是全部工作裡最麻煩，最無味的一個階段。但不能不感激他們：沒有他們的好意的合作，北平箋譜是不會告成的。

爲了訪問畫家和刻工的姓氏，也費了很大的工夫。有少數的畫家，其姓氏是我所不知道的——我對於近代的畫壇是那樣的生疏！訪之箋肆，亦多不知者。求之潤單，間亦無之。打聽了好久，有的還是見到了他的畫幅，看到他的圖章，方才知道。祇有綉腳的一位，他的姓氏到現在還是一個謎。榮錄堂的夥計說：『老板也許知道。』問之老主人則搖搖頭，說：『年代太久了，我已記不起來。』

刻工實爲製箋的重要份子，其重要也許不下于畫家。因彩色詩箋，不僅要精刻，而且要就

色彩的不同而分刻爲若干板片；箋畫之有無精神，全靠分板的能否得當。畫家可以恣意的用着顏料，刻工則必須仔細的把那未複雜的顏色，分析爲四五个乃至一二十个單色板片。所以，刻工之好壞，是主宰着製箋的運命的。在北平箋譜裏，實在不能不把畫家和刻工並列着。但爲了訪問刻工姓名，也頗遭逢白眼。他們都覺得這是可怪的事。至多祇是敷衍的回答着。有的是經了再三的迫問，四處的訪求，方才能夠確知的。有的因爲年代已久，實在無法知道。目錄裡所註的刻工姓名，實在是不止三易稿而後定的。宋板書多附刊刻工姓名。明代中葉以後，刻圖之工，尤自珍其所作，往往自署其名，若何鈐，汪士珩，魏少峰，劉素明，黃應瑞，劉應祖，洪國良，項南洲，黃子立，其尤著者。然其後則刻工漸被視爲賤技；亦鮮有自標姓氏者。當此木板雕刻業像晨星似的搖搖將墜之時，而復有此一番表彰，殆亦雕板史末頁上重要的文獻。

淳善閣的刻工，姓張，但不知其名。他們說，此人已死，人皆稱之爲張老西，住廠西門。其技能爲一時之最。我根據了張老西的這個渾名，到處的打聽着。後來還是托榮寶齋查到，知道他的真名是啟和。松華齋的刻工，據說是專門爲他們刻箋的，也姓張。經了好幾次的迫問，才知道其名爲東山。靜文齋的刻工，初僅知其名爲板兒楊；再三的懇托着去查問，才知道其名爲華庭。清秘閣的刻工，也經了數次的訪問後，方知其亦爲張東山。因此，我頗疑刻工和製箋業的關係，也許不完全是處在僱工的地位；他們也許是自立門戶，有求始應，像畫家那個樣子的。

然未細訪，不能詳。

榮寶齋的刻工名李振懷，懿文齋的刻工名李仲武，松古齋的刻工名楊朝正，成興齋的刻工名楊文，蕭桂，也都頗費懇托，方能訪知。至于榮錄，寶晉二家，則因刻者年代已久，他們已實在記不清了。姑闕之。刻工中，以張，李，楊三姓爲多，頗疑其有系屬的關係，像明末之安徽黃氏，鮑氏。這種以一個家庭爲中心，手工業是至今也還存在的。

刷印之工，亦爲製箋的重要的一個步驟。因不僅拆板不易，卽拼板，調色，亦煞費工夫。惜印工太多，不能一一記其姓名。

對此數冊之箋譜，不禁也略略有些悲喜和滄桑之感。自慰幸不辜負搜訪的勤勞，故記之如右。

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西諦記

一千九百三十三年九月旬工選材印造一百部
一千九百三十四年再版一百部此為再版本

第九十二部

藏版者 榮寶齋 淳善閣 松華齋

靜文齋 懿文齋 清秘閣

成興齋 寶晉齋 松古齋

選定者 魯迅 西諦

300
6
29

終